

(22) 78-79

散文，地方风物题材。
江苏，太湖，三山岛

难忘太湖三山岛

鲍世远 1267



三山岛板壁峰

朱照钧摄

有一年初夏，正是枇杷上市的时节，我们在上海的文艺界老友，一行七人专程到苏州三山岛实践了一次生态旅游。

三山岛位于苏州城西南五十多公里的太湖之中，它由北山、行山、小姑山组成，一岛三峰相连而得名。它如天海明珠，浮现于万顷碧波、烟雾渺茫之间。行山之阴，山岙中有一石灰岩巨石，凭空矗立，人称“板壁峰”，高十余米，宽二十米，有孤松自然生长于峰间，犹如一天然树石盆景。小姑山西侧湖畔，有十二生肖石，涉水而观，怪石嶙峋，似龙似虎，如牛如羊，尽可欣赏太湖石皱、瘦、透、漏的大自然造型之美，蔚为奇观。据介绍，自唐以后，三山岛建有寺、庙、庵、堂十多座，如中峰寺、三峰寺、新南寺、兴复庵、关帝庙、观音堂等，昔日三山，仙宫梵宇，鳞次栉比，为全国少有的

佛教圣地。

宋龙图阁太学博士著名文学家秦观，其后裔迁居三山，建有秦氏宗祠，存有《三山秦氏宗祠记》石碑两块，记述秦氏南迁的渊源。1985年秋，在三山岛东端的龙头山上，发现一处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，上海、南京、苏州等地的专家学者组成考古组，到岛上实地发掘，竟在六百多平方米的旧石器遗址中，挖掘出五千多件石制品，经断定，是一处距今二万多年前古人类的石器加工场和季节性居住营地。

三山中峰行山之阳，有叠石如云如浪，其下曾建有吴妃祠。相传吴妃姐妹三人，各居一峰，殊有灵异，山人主祠祀之，当地人称“娘娘庙”。据《百城烟水》所载：“三山有吴妃祠，或云即西施也。”离吴妃祠不远，有蠡墅山，春

秋战国时期，越灭吴后，成为东南大国，范蠡劝文种说：“勾践性格多疑，可共患难，不可共安乐，现国仇已报，正好功成身退。”文种不听劝告，范蠡带了西施出姑苏，载舟而去，出没太湖，隐居于此，故名蠡墅山。李商隐曾作诗：“惆怅吴王宫外水，浊泥独得葬西施。”为吴王抱了一点小小的不平。

我们七人来到三山岛上，热情纯朴的农妇吴雪芬接待我们，住的也是农民招待所，吃的是用农民大灶烧煮的大米饭，菜是农民自种的新鲜蔬菜，一日三餐吃的是太湖的鱼虾，夜晚在葡萄棚下乘凉，萤火虫在眼前闪现。清晨鸡鸣鸟啼，空气清新，心情无比舒畅，和喧嚣的闹市相比，这几天不啻是神仙过的日子，我们游遍了三山岛上的景点，这许多景点，多数还没有经过人工的修

(29) 79-86

散文、民俗题材

马化

种牛痘和浆童

潘君明 李炎明

1267

上了一点年纪的人，尤其是家在农村的，在手臂上大多留有四至六个黄豆大小的疤痕。这是小时候种牛痘时留下的，俗称为“牛痘疤”。旧时，农村人家为防止孩子出天花，要给孩子“种牛痘”。种牛痘是我国一种传统而有效的防疫方法。

小孩长到四五岁，只要家庭经济条件许可，父母为了子女的身容健美，总要给自己的小孩种牛痘。专门从事这项工作的人称“种痘郎中”或“种痘先生”。每个种痘郎中都有一定的行医区域范围，种牛痘是一项专门技术，也是一年一度的热门生意。这种生意是祖上

一代一代传下来的，可称“种痘世家”，每个村民都是他们的老主顾。

每年农历春节过后，种痘郎中就要做种牛痘的准备工作。到他们行医范围内的各个自然村去联系，约定种痘日期。村庄大的，需要种牛痘的小孩多，就作为一个集中的基点，把周围几个小村的孩子都集中到这个村里来接种。

种痘郎中为确保种痘生意，既不耽误小孩种痘，又树立自己的信誉，因此他必须备有几个“痘浆童”、简称“浆童”或“痘童”，为种痘郎中提供疫苗。所谓“浆童”，都是贫苦人家的孩子，年龄在六岁左右，

身体必须健康。贫苦人家的孩子种不起牛痘，但又害怕孩子出天花，只得让孩子做浆童，既种了牛痘，还有一笔经济收入。浆童选定后，由种痘郎中去请专门从事培育浆童的师父来培育他们。

培育浆童的师父称“痘师”。他的技术也是祖传的，外人无法知晓。实际上，痘师是从患有牛痘病的牛身上取出痘疤中的浆液，接到浆童身上，使之发病，再从浆童身上的痘苗中取出痘浆——疫苗，再接种到其他儿童身上，可以预防天花，这就是“种牛痘”。

旧时，痘师为做独家生意，技术绝对保密，从不公开。种痘郎中把痘师请到家里，在家中举行隆重的祭祀痘花娘娘的仪式，并宴请痘师，招待浆童父母，随后，痘师就将疫苗移种到浆童的手臂上。移种疫苗的过程，是关在房内秘密进行的，连种痘郎中也不让进去观看。移种过一个后，隔二三天再移种一个……这样，使种痘郎中在用完一个浆童的疫苗后，可接下去用下一个，源源不断地提供浆苗，才不至

饰、具有天然的极其自然的生态美。我们一边游览，一边听当地导游讲述景点的来由，细说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，使我们更加倾心于这里的山山水水，对这里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流连忘返。

我们在三山岛住了三天，陶醉于这里的田园生活与山水风光，还趁这个大好时机，

雇舟畅游太湖。有时弃舟登岸游览西山、东山各处景点，沿途饱啖新鲜甜香的枇杷。

临别三山的一天，吴雪芬特地为我们炖鸡汤、煮湖虾，还做了刚从太湖采来的蔬菜鲜羹。我们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吴雪芬夫妇，告别了三山岛。当地农民热情欢送，他们约我们等三山岛开发后再来游

览。我们真想再去开发后的三山岛，多少也有点担心、担心的是如果开发后不尽如人意，失去了原有的、本色的生态美，岂不太使人遗憾了。

虽然岁月无情流逝，但是三山岛的风土人情使我们久久难忘。直到今天，每当想起那一年的三山岛之旅，我们总是心驰神往，无限眷恋。